

“十一五”规划2009年教育部重点课题(DAA090142)

“教育之乡”首问与元释

钱炜 时金芳 朱丹 陈震 著

“JIAOYU ZHIXIANG” Shouwen Yu Yuanshi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五”规划2009年教育部重点课题(DAA090142)

“JIAOYU ZHIXIANG” Shouwen Yu Yuanshi

“教育之乡”首问与元释

钱炜 时金芳 朱丹 陈震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之乡”首问与元释 / 钱炜等著.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646 - 2608 - 2

I. ①教… II. ①钱… III. ①教学改革—研究—南通市 IV. ①G4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7431 号

书 名 “教育之乡”首问与元释

著 者 钱 炜 时金芳 朱 丹 陈 震

责任编辑 侯 明 罗时嘉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5.5 字数 18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首提并初解一个教育问题： 何谓“教育之乡”？（代序）

2006年6月的一天，南通市教育科研中心三楼小会议室里聚集着一批退休教育行政干部，有教育机关原负责人，有市直属中学原校长。出于对教育事业的钟爱和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意愿，他们自办起教育沙龙，一段时间集中讨论一个议题，并努力将意见形成文字。那一天是教育沙龙首次集会，第一个议题则为笔者提出、大家赞成的“什么是‘教育之乡’”的问题。

笔者2005年刚退休便承接了筹办南通教育博物馆的任务。计划中的南通教育博物馆是一所地方性、专题性的历史博物馆。设计其陈列方案时，笔者逐渐感觉到，在概括南通地方教育文化特色的话语中，没有比“教育之乡”一词更能代表和反映南通地方教育主体意识和教育文化表现力的了。为弄清教育之乡的含义，陈列方案撰写组人员查阅了大量文献，结果没有发现可供参考的专题资料。传统工具书和现代网络里找不到相关义项，即使权威的《教育大辞典》也不见有此词目。这才明白，理论界、学术界缺失“教育之乡”的解释，是因为“教育之乡”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

什么是“问题”？现代汉语中的“问题”是一个多义词，这里

取其“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之义。教育之乡就是一个需要回答、解释，而当年又尚无现成答案与权威解释的题目。

由我们这批老人首次提出“什么是‘教育之乡’”的问题，有其必然性。能够首提这一问题的人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一，生活在产生问题的环境中；其二，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三，超脱的生命时光。笔者及其同仁长年工作、生活在素有教育之乡美誉的江苏省南通市，地地道道的南通人，“彻头彻尾”的教育者，深受教育之乡的滋养，深怀教育之乡的情结。往日只因事务、职务缠身，身在庐山不知庐山真面目。退休终得空闲，思维获得解放，积聚多年的火山终于瞬时喷发，一个虽称不上惊天之问却发人深省的问题，就这样首次提出来了。

“什么是‘教育之乡’”是提问，更是自问。自问需自答，我们不仅是问题的首提者，也是问题的初解者。科研做学问贵在提出问题，难在解答问题。教育理论三大功能——解释、规范、指导，最基础的是解释。教育哲学的根本任务则是回答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教育怎么办。自从提出“什么是‘教育之乡’”问题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尝试作出解释。寻求答案的路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06～2009 年始释阶段。我们以南通为个案，从解释“教育之乡”的词义，到剖析“教育之乡”的文化含义，指出教育之乡的认识意义；从地方教育的基本意义看教育之乡的基本意义，从地方教育特色构建谈教育之乡的特色传承；初步认为教育之乡是一个经常为人提及、被人使用，又未见明确界定的教育词语与教育现象，它会引起一系列教育问题。教育之乡是一个具有引导作用，而本身又需要引导的教育评价问题。教育之乡从历史的角度可以解释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独特教育文化、淳厚重教风气、卓著育人业绩和广泛教育影响的

地方教育文化形态;从现实的角度可界定为,群众针对家乡教育业绩,作出的体现教育思想和教育价值观的、表达肯定性自我认识和自豪情感的一种教育评价;从未来角度应理解为,一种按照时代要求和教育规律规划、构建的,体现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教育理想。第一篇专题论文《何谓“教育之乡”——提一个似无现成答案的教育问题》,刚在《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三期上发表,即引起了专家的关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文化学专家刁培萼教授在发给学报责任编辑陈云恺的电子信件中写道:“看了本期刊载的《何谓“教育之乡”?》,此文很有学术价值,称得上是理论探讨,颇值得去作进一步研究,有可能形成一部教育亚领域的专著,并成为走向教育学本土化的一个范例。当下中国教育理论陷于困境,眼光向外,企图照搬国外的,移植人家的。要有中国特色,就只能从乡土、乡情、国情中产生。苇甄(系笔者笔名)同志是南通地方的督学,眼睛向下,出于职场的体验,直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朴素而有前瞻性的问题,文章已经具有‘何谓教育之乡’话语系统的雏形,可作为探讨的起点。他在文中自称‘深入细微研究,非我等胜任’,这是自谦之词,应该是当仁不让!好的主意,就要设法去实现它,你认为是否值得推动他去继续探索?如有兴趣和需要,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受其鼓励,我们以“南通教育特色和地方教育特性研究”为题申请到江苏省“十一五”立项课题,三年内撰写、发表了十余篇论文。此项研究也遭遇波折,最初被质疑,“地方教育不是问题,不成课题”,差点未获审批。中期小结又因“地方教育特性”和“南通教育特色”关系不清、“思路混糊”而无缘重点课题。上海《教育参考》杂志编辑部赵玉成先生则在来信中认为:“很多事情太奇妙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无人关注,而太多的人关注

些教育上的伪问题。”我们心态还算平和，毕竟年事已高，无关功名，而且，知晓在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下，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教育研究长期缺失并不奇怪，官本位的行政思维自然对乡土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加上我们不善交际、宣传以及理论功底不足等主观原因，教育之乡问题要达成共识肯定有待时日，而作为首先提出问题者则应当坚持探究，努力改进。

努力的成果之一，是2009年笔者和已故的蒋晓东先生合著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书名为《地方教育 教育之乡——为教育辞典补目》。该书将“问题”理解和诠释为，须作理性认识和科学研究并作出固有的、相对稳定的、具有根本性质的回答或解释的题目，认为“地方教育”和“教育之乡”正是这样的题目。它不仅是教育实践问题，也是未来发展问题；不仅是地区地域问题，也是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努力成果之二，是《“教育之乡”比较研究调查方案》和《“南通教育之乡博物馆”陈列框架设计提纲》。

研究的第二阶段为2009年至今，深入解释阶段。较之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组织形式和研究方式有了发展变化。地方基础教育科研工作者和地方大学教授联合组建了新的课题组，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多个教育之乡的比较并进行多学科的剖析，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果。

由国家督学、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成尚荣先生指点的《民生意义下的教育之乡发展机制和方式研究——以南通为个案》，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09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撰写了相关论文。应贵州大学《教育文化论坛》约请，2001—2012年，首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了南通教育文化系列论稿。2014年《“教育之乡”首问与元释》一书成稿。

《“教育之乡”首问与元释》仅是本小册子，但它是2006年

开展教育之乡研究以来集成果大成者。其特点有二:其一,我们认为教育之乡问题是个真问题,是个新问题,是个大问题,并将这一问题性质与价值的认识,搭建成小册子的框架结构;其二,我们从教育之乡问题研究过程的起缘与原型、首问与初释、深解与应用等时段,分别就主体内容作了链接,以补充和强调主题。

强调教育之乡是个真问题,是因为真问题是对事实存在作出如实反映的题目,真问题才能成为真课题,真课题也才能产生真实有效的科研成果。教育之乡问题的真实性在于它是生活存在,它既事实存在于历史生活里,又现实存在于人民群众生活中;它既以教育形态和生活方式表现为一种客观物质存在,同时,也以教育思想及心态和生活方式观念及选择,呈现为一种主观精神存在。

强调教育之乡是个新问题,是因为科学研究贵在一个“新”字,“新问题”一为首发问题,二为创新问题。问题价值决定了首发问题的价值,而创新意义则赋予创新问题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意义,推动事物旧质形态向新质形态的转化,实现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自我发展意识的提升。教育之乡问题革新了我们教育思维,也拓展了我们的教育实践。教育之乡原本是乡民实践范畴的新事物,教育之乡问题及其解释,则为教育改革创新、创新发展提供了思路与经验。

强调教育之乡是个大问题,是因为大问题基础上的大课题有重大科研价值。“大问题”至少有“三大”:容量大、意义大、影响大。大问题内容巨大、内涵丰富、涉及广博,同时,心大则事大,事大影响大,大问题意义宏大,影响深远。教育之乡不仅是一乡一地的教育问题,而且因其典型、典范,进而涵盖和触及到教育的全部问题。基于其性质和特质,它直接关乎怎样办人民

满意的教育，怎样民主处理国家教育和地方教育的关系，怎样创设我们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中国特色等重大课题和全面改革、加快发展的时代主题。同时，教育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促使教育之乡的认识与实践意义并不局限于教育系统内部，它已经、并将持续和更大力度地作用于我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和人类自身。

记录教育之乡问题提出和求解的过程，是为如实反映我们思考的轨迹；留存教育之乡问题研究实际应用成果，则是为佐证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的努力。

我们不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如此强调教育之乡问题，既是基于事实与理论的自信，也出自教育人的行为自觉。借助撰写出版《“教育之乡”首问与元释》之机，期望总结关于教育之乡的理性思考与认识，初步构建教育之乡的思想概念和话语体系，引发人们对民生教育和本土文化的关注与重视。我们不仅相信教育之乡问题及其研究价值终会被社会普识，而且相信，随着教育之乡意义更多更深地被揭示与诠释，教育之乡的实践成果也将会越加丰硕、越加鲜明。

钱 炜

2014年12月

目 录

首提并初解一个教育问题:何谓“教育之乡”? (代序) 钱炜

导言 1

一、教育之乡是个真问题

——语言确证、生活呈现与问题溯源 5

(一) 语言的确证 6

(二) 生活的呈现 11

(三) 历史的渊源 26

[链接]

怎么选植、培育和品评地方教育这棵“果树”?

——从 2005 年南通基础教育遭贬转褒谈起 33

让教育“斗下去”,还是“和”起来?

——提一个事关教育评价、理论、思维的问题 43

怎样认识和构建地方教育特色? 51

二、教育之乡是个新问题

——范畴创新、思维拓展与问题启迪 61

(一) 创生教育研究新范畴 62

(二) 拓展教育研究新思维	80
---------------------	----

(三) 提供教育研究新启迪	89
---------------------	----

[链接]

张謇最应称什么“家”?

——中国历史人物和地方教育文化研究中

一个尚待辨析的问题	102
-----------------	-----

什么是“通派教育”?

——一个中国地方教育标本的解析

115	怎样建设新时期的教育之乡?	131
-----	---------------------	-----

三、教育之乡是个大问题

——发展目标、改革建构与问题前瞻	143
------------------------	-----

(一) 关系发展大目标	143
-------------------	-----

(二) 关乎改革大建构	158
-------------------	-----

(三) 关联民族大梦想	164
-------------------	-----

[链接]

《如东县志》“教育之乡”条目	173
----------------------	-----

南通教育之乡办学特色咨询报告	175
----------------------	-----

关于南通教育之乡品格提炼和塑造的决策建议	185
----------------------------	-----

南通教育博物馆陈列方案	204
-------------------	-----

结语	233
----------	-----

参考文献	235
------------	-----

后记	237
----------	-----

导 言

教育之乡作为一个问题被关注,是因为现实生活提供了问题的土壤。

在中国历史上,首先出现的并不是教育之乡,而是耕读传家,耕读之乡。以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发展经济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作为上层建筑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互相作用,为农耕与读书的结合提供了前提与基础。尤其是隋唐之后,儒家思想通过科举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在全社会的统治地位,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耕读文化。

固本安身,教化养性,二者合一,便有耕读。“耕读”即既耕且读,在求生存之余,诵读圣贤之书,于日常生活中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教化;“传家”则是于世代相继传承中,逐渐形成一种带有社会性的家庭生活方式。清康熙年间,扬州人石成金编撰的《传家宝》中有言:“人生在世,惟读书、耕田二事是极要紧者。盖书能读得透彻,则理明于心,做事自不冒昧矣。用力田亩,则养赡有赖,俯仰无虑,即不能躬亲耕种,亦当专心督率。若不读书,何以立身行道,显亲扬名?若不耕田,何以仰事父母?何以俯畜妻子?唐人诗云:‘天下良图读与耕’。要知一切

事,总不如此二字之高贵安稳也。”这段话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对耕读文化形成的深刻影响。(何江涛,1970)

继耕读传家蔚成社会风气,一村一地所在家家户户都以耕读传家为宝为荣为是,年深日久,所在之地因其文化濡染,便演变成耕读之乡。

从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首次“教育”成词并用,其后,作为一个语词的“教育”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进程。进入近现代,在耕读传家、耕读之乡的基础上,教育之乡开始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

与耕读之乡相比,教育之乡其外延覆盖更广,内涵也积淀更深。尤以与近现代教育思想相结合产生了改变当地教育面貌,进而改变当地社会风貌的巨大效应。然而,在教育之乡进入现当代中国之际,人们似乎熟识的教育之乡却因词典无词条、政策无条文、管理无依据而渐次陌生化,最终成为一个问题。

究其实质,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问题源自认知主体在无知状态下产生的一种疑惑。而导致疑惑的无知状态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体的知识储备不足所导致的无知状态;另一种是人类已有的知识遗产无法解释或无法提供足够的解释所导致的无知状态。一般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所指称的问题是后者,是由于人类知识遗产无法充分解释所产生的疑惑。这些问题又有不同的呈现形态:第一种“问题”的形态是解释目标存在逻辑上的内在冲突;第二种“问题”的形态表现为认知上的“黑匣子”;第三种“问题”的形态是实践上的不正常状态,即类似于涂尔干所说的诸如“社会失范”、“病态”、“错乱关

系”之类的实践状态。(张兆曙,姚媛,2013)就教育之乡而言,其表现形态主要是认知上的“黑匣子”。在既往的文献中,未见教育之乡的专门记载与论述,进而在词典中,无论是语文词典还是专门词典,都无教育之乡的词条。尤其是词典中并无相关词条,这充分证明以目前的人类知识遗产还不能解释抑或尚不足以解释何谓教育之乡。故而,教育之乡进入尚待解释的问题视域是毋庸置疑的。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生活中,教育之乡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尽管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还只是星星点点,然而,其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们已然成为教育生活、社会生活中十分活跃的元素,正在并将继续发挥其引导力和影响力。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来自教育生活的追问,来自社会生活的诉求,使得教育之乡产生了激疑、生疑与迫切需要释疑的强大力量。这既是教育之乡亟待解释与研究的理由,又是这本小册子得以问世的强大原动力。

正是这种时不我待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使得关于教育之乡的探讨研究坚持9年之久。笔者深知,积跬步可至千里,积小流能成江海,虽为驽马,十驾源于功在不舍。尽管这本小册子所提供的观念还是初步的,认识也许还是肤浅的,但我们毕竟有了一个起点,有了一个平台。后来者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登高望远,大展宏图。

9年来的反复深入研究,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我们对教育之乡的理论研讨、思考过程和实践探索。在理论研讨中,笔者将教育之乡问题离析为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三个方

面：一是真问题，陈述教育之乡的真实存在，主要从历史演化维度对问题溯源；二是新问题，阐述教育之乡的创新指向，着重从思维科学角度揭示问题的启迪；三是大问题，论述教育之乡的几组关系，努力从教育发展向度探究问题前景。作为每一部分的链接，则将与该部分相关的思考过程和实践探索用资料集萃的方式，介绍了教育之乡问题从原型到现貌、从发问到解答、从拓展到转化的思考探索历程，以及教育之乡（包括基层学校）建设发展进程中的一些举措与成果。它们不只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教育之乡理论研讨的相关观念，起到相互发明、互为参照的效用，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教育之乡研究以有力的实践支撑。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做法，既是教育之乡得以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学术研究贴近时代、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实践的必然选择。

一、教育之乡是个真问题

——语言确证、生活呈现与问题溯源

现实有诸多问题，问题有真伪之别。什么是“真问题”？真问题是对客观事实存在作出如实反映的问题。这里有两个要件：一是客观事实的存在，二是如实反映。我们可以跟“伪问题”作一个比较。伪问题尽管也反映了某种存在，但并不符合客观事实存在。跟假说比较，伪问题不是假说的问题，因为假说须以一定的相关事实作为支持它的经验证据，而且一定以相关原理作为论证它的理论前提。由此可见，是否反映客观事实存在是辨别真伪问题的试金石。真问题才有真价值，真问题才能成为真课题，真课题也才能产生真实有效的科研成果。

教育之乡是一事实存在。哲学意义的存在包含客观存在形式和主观存在形式。作为现代词语，教育之乡本是民间熟语，现试做学术概念，并建议教育辞典补目备选；作为教育现象，教育之乡是一种地方教育形态、教育生态，也是一种教育群体心态；作为乡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教育之乡既为历史事实，又是社会现实。教育之乡问题确实是个实际存在的真问题。

(一) 语言的确证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思维和保存认识成果的载体,词语是概念、观念的物质外壳。一切真问题的基础都是语言的正确运用,一切伪问题或多或少都会涉及语言的误用乃至滥用。从语言学角度来解读教育之乡是确认其为真问题的重要一环。

1. 一个偏正结构的合成词

教育之乡是由“教育”、“之”、“乡”三个词组成的偏正结构的合成词。“乡”是中心词,“教育”是修饰词,“之”是结构助词。对“教育”的本质属性虽有不同见解,但就其基本含义——传递生活经验和培养人的过程,人们已形成共识。“之”虽有多种用法,而在教育之乡一词中仅作“的”解。“乡”作为中心词值得细细推究。“乡”(乡)是个会意字,与“卿”同源。卿,甲骨文从二人张口相对,从“皂”(盛满食物的食器),会二人相对而食之意,是饗(飨)的本字。金文省去“口”。篆文承接甲骨文,将张口的人形讹误成两个“邑”(村镇)相对。隶变后,楷书承接金文写作“卿”,承接篆文写作“乡”。“乡”现已简化作“乡”。“乡”的本义是二人相对而食。由远古能够对食肯定是共同生活的氏族部落,引申为基层行政区划单位。周制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一乡,《周礼·地官·大司徒》:“五州为乡”(州:二千五百家为一州);汉制百户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现在乡指县、区以下农村基层行政单位,由此引申为城市以外的地区,即农村,又引申为自己家庭世代居住和本人生长的地方,又引申泛指处所、地区。